

幽 默 小 品 (一)

何 宇 白

脚 踩 兩 頭 船

缺乏堅定的信心，沒有固定的立場，僅圖現實打算，騎在牆頭，風大隨風，雨大隨雨，像冬瓜一般沒有方向的東、西亂滾，也像寓言所說的蝙蝠，介乎飛禽間「左右逢源」，俗語將這一類型的人也，事也，喻之為「脚踩兩頭船」。

寓言中的蝙蝠，是將牠擬作人樣，賦予人格，說牠某天在禽獸兩大對壘的場合，意存觀望雙方，究竟那方面勢力強大，便托庇併攏。首先牠看見了兩隻翅勝的飛禽獲勝，便憑本身連在前後肢的飛膜，「冒籍」認作「禽裔」；後來長有四隻脚的走獸轉敗為勝了，牠立即退除禽「籍」，「回轉歸」獸隊去「認同」。這個故事係諷刺蝙蝠之所以「脚踩兩頭船」，為的是趨炎附熱。

但也有為了避害而騎牆的，且就廿年代一部流行的劇本——張四太太——裏的一段故事，予以說明：

該劇背景係辛亥革命前夕的武昌城內，人物以張四太太為主角，有一位世故很精通的鄉下老太婆，因與四太太係遠親，亦在伊的公館避難。

這是一家頗有派頭的華屋，人來客往，呼奴使婢，顯得一片熱鬧。

恰當武昌起義之夕，革命黨猛攻清督署尚未得手，市區裏清兵與民軍正展開肉搏戰。那時清提督張彪尚在城中負隅，作困獸之鬥，曾下令嚴禁居民，不准懸掛白旗，附和民軍，否則以「叛逆」論罪，可是革命黨呢？亦正向民衆宣傳，叫他們門上一律懸旗，響應革命行動，如果不依照實行，應與胡虜同「科」。張四太太一家面臨此嚴重問題，究竟掛的好呢？還是不掛的妙？正如一邊是崖，一邊是壑，「進退維谷」，無從選擇，令張公館的上下人等大感棘手；沒料到竟給來自鄉間的老太婆大展「才華」的機會。她開口道：「你們怎麼不學學『制錢式』的人生呢？制錢是外圓而內方，對於這個掛不掛旗的問題，表面上圓一圓，不就結了嗎？」四太太問她：「佬佬，這不是高談道理的時候了！您說清楚一點，要怎麼圓法？」老太婆答道：「很簡單！祇消一根竹竿、一張白被單，放在樓頭走廊上晾着。要是清兵查問，就說是在晒被單；要是革命黨追究，很可以措詞『一時準備不及，暫以白被單替代』

，豈不快刀切豆腐——面面光嗎？」

看 地 方 發 貨

孔子說：「可與言，而不與之言，失人；不可與言，而與之言，失言。」失言等於白說，那管什麼錦心繡口，名言讜論，聽不進去便是聽不進去，很現實地引用「三六九趕場，看地方發貨」一句生意話，可作很好的譬喻。可不是？逢三、逢六、逢九的日子裏運貨去趕市集，首先要摸清楚什麼地方銷什麼貨，這是古老農業社會生意經的「開宗明義章」，也是目前市場推銷的第一課，不會有那家出口商運猪肉罐頭去銷沙烏地阿刺伯換「黑金」，祇有傻瓜才會運起鋼鐵往北美利堅去找市場，否則，便有如「失言等於白說」一般，豈止沒有「效果」，而且還會招來後遺症呢！

所以要說話，要講道理，最好認清「可與言」與「不可與言」的對象。

春秋時，法學大家商鞅，滿腹經綸去見秦孝公，秦正稱霸西戎，專門延攬外國人才有案，也有過蹇叔、百里奚、張儀一千客卿的効忠成績可

查，他的方向算爲找對了勁，同時有秦王的大紅人景監一力介紹，路子也走對了頭；可是，只由於沒有摸清楚說的對象——秦孝公的需要和企圖。第一次他歷舉伏羲、神農、堯、舜等聖人治國之帝道，碰了一個秦王充耳不聞，呼呼大睡的軟釘子；第二次他歷舉夏禹畫土定賦，湯武順天應人的王道，又碰了秦王面責不切時宜，磨之使退的硬釘子；直到搞明白秦王並不是當帝王的料子，只想稱霸當世，才改變說法，結果言聽計從，大行其道。然而兩次的對牛彈琴，險些兒被驅逐出境。

等而類之，授業、解惑的老師也不例外：

某大學校長某，當他自法國里昂大學畢業回國，數學造詣甚深，但在昆明農校教大代數，不受歡迎，到工校教解析幾何，又遭排斥，據說是學生反映，十個有九個不懂。等到他去北平某有名大學教微積分和數論時，却非常叫座，南京某國立大學還爲了聘他當數學系主任與北平方面相爭呢！這就是由於他將農校、工校的學生程度當大三、大四的看待，怎能怪這些受中等教育的學生不懂而呱呱呢？難道不是「不可與言而與之言」的「失言」又一類型嗎？

換湯不換藥

「換湯不換藥」，係形容外形雖變，本質還是跟從前一般的任何事、任何人，任何制度、任何行止……。假若不是革面洗心，祇是改頭換面，外表上敷衍一番，便是不折不扣的換湯不換藥。嘗見一些中醫大夫——精通岐黃者自屬例外！

祇憑背得幾首湯頭歌，便「懸壺問世」，不望、不聞、不問、不切，不治其本，頭疼醫頭，腳痛醫腳。什麼附子理中湯加減，什麼柴胡桂枝湯合用，總而言之，換湯不換藥。要不是病人有一分自然恢復的本能，便會「厥疾不廖」。

「換湯不換藥」引而伸之：有如清宣統三年要實行君主立憲以緩和國民革命狂潮，但仍以「皇族內閣」出現，這又與皇族集權專制有什麼不同？一九三七年英國准許殖民地的緬甸自治，實際上仍須由高高在上的英駐緬總督實權統治，和殖民地又有什麼分別？……凡此種種，均可喻之爲「換湯不換藥」。

曠觀大千世界，有關換湯不換藥的事，形形色色。除了上述類型之外，還有許許多多，令人發噁——

某甲性喜寧靜生活，最怕噪音聒耳，偏偏碰上了他的左側芳隣某乙，開店打鐵，從早到晚，叮叮噹噹敲個不停。他受之不了，拜託某乙「遷地爲宜」。某乙當即遵辦，從某甲的左隣搬到他的右舍，鐵錘鐵砧的響聲，仍然不絕於耳。某甲怒罵道：「你不是答應搬家嗎？怎麼又在這兒敲敲打打？」某乙答道：「對！難道從左遷右不是搬家麼？」這雖然是個陳古八十年的笑話，恰說明了只換湯而未換藥——鐵匠喬遷，不過一種形式上的變更；噪音依然，却是一塵不改的事實。

我曾眼見到，蜀之某埠某川劇院，由於天天的戲碼老是陳腔舊調，觀衆寥若晨星。因以令人注目的突出戲碼「三盤花生」作海報宣傳，獲致

了「爆滿場」的票房空前紀錄，沒想到新穎動人的「三盤花生」也者，不過是「三」娘教子、「盤」貞認母、「花」仙劍、「生」子上路四齣戲名頭一個字的「拼盤」而已。怎能不說是換湯不換藥的表演手法？

等而類之，「七折優待」、「半價歡迎」、「相因拍賣」、「斬新貨色」、「超級產品」、「一流設備」、「豪華裝飾」……形容詞的字典中應有盡有，用來「換」然一新，並無「特權」、「專利」約束，於是乎「換湯不換藥」夥矣！

知子莫若父

「史記」有關陶朱公打發小兒子去營救另外一個犯罪的兒子經過。即是「知子莫如父」的最好說明。

陶朱公在中國史中的生意人圈子裏，知名度可不小，尤其他所著「致富書」是眞材實料，放諸四海而皆準的「發財學」。不祇理論高，而且有效果，有如狗皮膏藥一般。所以他雖變動了戶籍，湮滅了本來的身份證，僅以沒有過去的顯貴頭銜的「鴟夷子皮」四個字，便當作價值千萬的旅行支票在「五湖」跑單幫。他做生意不忘風流，隨時與大美人西施一塊兒泛舟取樂。他是最會賺錢的好手，運用「人賤我取」的投機、囤積，「人貴我棄」的居奇、取巧，達到他致富的目的；但他也是消費、金錢的專家，三聚三散，不做守財奴，而實行「以人役財」的主張。別看陶朱公祇是一位大老闆，論資歷，來頭却大。他是能忍人所不忍爲人所不爲的政治家，越王勾踐的臥薪

營廳，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訓是由於他的導演；吳王夫差的就於美色，殺害忠良，鬆弛防務以至身死國滅，是他的傑作；功成而急流湧退，以免「狡兔死，走狗烹」，是他的絕頂聰明。陶朱公之所以為「陶朱公」，良有以也。本乎此，所以他更能具有「知子莫如父」的真功夫。

陶朱公有三個兒子，老大是在他沒有「致富」時生的，曾和他喫過苦，懂得掙錢的艱難；老二是在順境時生的，當了「太保」；老三呢？是在大發其財時所生，很會化錢。某年老二被楚國判處死刑，關在牢獄裏待期執行，陶朱公原想派老三攜重金送給楚王的親貴大臣，請求釋放；可是老大認為遺幼不遺長，使他大失面子，便以自殺力爭，非去不可。因此，就由老大到楚國，某大臣紅包到手，當即面允，並叫他安心回家，一定會放他的弟弟出獄。同時就去對楚王說：「明天是大王的生日，應該大赦罪犯。」楚王答應了，陶朱公的老二赦罪出獄了，那時他的老大還沒有離開楚國，覺得老二被赦是因為楚王生日，不是某大臣的幫忙，紅包未免花得冤枉，便親自向大臣將錢要回來。某大臣勃然大怒，就向楚王說：「大赦原是大王的德意，可是有人批評係由於陶朱公拿錢活動促成的。所以個個罪犯可赦，只有他的兒子不能赦，仍應服刑。」老二因此「在劫難逃」。

是老大會因這趟差遣不給他長子的面子而自殺，如今是老大去，他飽經找錢艱難，以省得一文算一文的個性，又怎能怪他不索回紅包，因而使老二服刑呢？

吃菩薩

說起成都，算得是山清水秀，不僅有數不盡的名勝古蹟，而且蜚聲全球的中國「料理」，也應以成都小吃名列前茅。且不談湯圓要吃「鍾湯圓」，抄手要去「錦華館」，麻婆豆腐要惠顧「陳麻婆」，點心須到「汲雪」，清蒸紅鮑宜往「精記」等等不勝枚舉的大快朵頤；就以一些够吸引力的幽雅招牌名稱，有如：春風一醉樓，不醉無歸小酒家，甕頭春，話雨村，錦江春，枕江樓……縱使不過屠門而大嚼，但在心理上不無「垂涎三尺」之感，雖未至，心嚮往之。——葉知秋，可見成都究屬不凡，以其不凡，人才輩出；以其輩出，便包羅甚廣；有位以幽默馳名遐邇的劉師亮，是其中之一。

劉是成都總府街悅來商場的一家商店老闆，看外表是圍圍中人，但他却沒有銅臭味，而是帶着很濃厚的頭巾氣。他在民十五、六年自編自印自發行了一份四開版的週刊，花樣百出，集冷諷熱諷，調侃奚落之大成。由於針對軍閥割據時代的「德政」，搔到人們敢怒而不敢言的「心癢」，遂風行一時，洛陽紙貴。

它，省內新聞稱為「夔門裏」，省外的叫做「夔門外」；成都市內新聞命名「牛市口這頭」，外縣市的叫「牛市口那頭」，還有什麼「道聽

塗說」、「七首」……不一而足，已够標新立異；可是它的文章，更淋漓盡致的嬉笑怒罵。曾博得讀者的哈哈大笑，但却惹上了許許多多的麻煩。一些朋友有認為劉師亮與李宗吾應屬同道；也有認為他倆根本就係分道揚鑣，因為他倆憤世嫉俗，藉諷刺洩塊壘，不能不說「大同」。祇以李宗吾係憑理論發洩憤懣，有「史」為證，縱使猛烈抨擊，也是「薄古厚今」；而劉師亮呢？專門「厚古薄今」，不兜圈子的論事論人，口沒遮攔，「道聽塗說」。

劉師亮的「傑作」太多，他為劉湘之死而作的兩副輓聯，一副是「劉主席千古」，「中華民國萬年」，人說：「這副輓聯對不起來呀！」劉說：「劉主席實在對不起中華民國呀！」

另一副輓聯是：「有薪人如喪考妣，這件事要問神仙。」（劉湘有位高級顧問名劉神仙）。他在某年雙十節提燈大會中做了一個紙紮巨人。腹內燃燈，胸前留個大洞，由四人抬着。不斷以「花筒」從胸口放出火花，並在巨人身上註明「提起時事，心頭火起。」最妙的是當地舉行東岳大帝誕辰慶典，會衆裝神扮鬼遊街時，他曾約了一批年輕小伙子，抬着一座燕麥和糖製成的菩薩，（燕麥磨成粉調和糖水有如豆沙蛋糕）手拿算盤帳簿，清理廟款，吵嚷不休，你說我掛黑帳，我說你吞廟款。邊走邊鬧，順手將抬着的燕麥菩薩一人一把塞進口裏，吃個精光。他們並且說：「我們不吃菩薩吃什麼？」

玩命之徒

「玩命」並不等於「輕生」，它們的分際，可以從一些事實來說明。

譬如說，法有明文，殺人者償命，明火持杖搶劫者死罪，聚眾為盜攔路越貨者殺無赦，但却有不畏死而以身試法者。假若與殺身成仁、舍生取義，為了實現崇高的理想，完成本身神聖的使命，雖死何懼者相比較，前者是玩命，其死輕如鴻毛；後者是輕生，但其死的意義却重於泰山。文天祥臨死不屈，左光斗為了除奸而死於獄，史可法殉國盡忠，以及溫生才、唐才常、黃花岡諸烈士不成功便成仁，視小我生命如無物，有以顧全大我……便是輕生好榜樣。其次一種的輕生是為了重然諾，快恩仇，有如豫讓為智伯報仇而以身殉；聶政之刺韓傀，專諸之刺王僚，要離之刺慶忌，亦各自犧牲……雖然比不上文天祥等的浩氣千秋，究不失為舍生取義，流芳百世。與玩命徒的死，相差不可以道里計。

本來人際間，未死者對既死者，基於感情動物的「惻隱之心人皆有之」，理應同情。可是，有鑑於一些玩命者的至死不悟，視生命為兒戲，便覺蠢得可憐，令人好笑——

我曾見過一個殺人越貨無數，惡貫滿盈的某大盜，一經綁赴刑場，虧他還笑謔百出，自己給臉上貼金，沿途哈哈大笑道：「砍頭算什麼回事？二十年又是一條好漢。」「這麼多的孝子賢孫替我送喪，難道不够風光嗎？」他自以為够有「志氣」。

還有，好些年前的美國生活畫刊，曾載有墨西哥一個殺人如麻的土匪頭子，在被判決用死的

十幾分鐘前，身懸吊架，還要求獄卒道：「好不好遞給我一隻烟斗抽兩口？」獄卒罵道：「死在眼前，還吸什麼烟！」「放輕鬆點，幹嗎這麼窮緊張？」他滿不在乎地這樣反詰。當被獄卒以槍柄重敲他脚上一下道：「不准再講，要送你上路了。」「橫豎都是你的犧牲品，要打就打；不過你當心，莫要敲落掉牙齒，令我不方便吸烟斗呢！」——看起來他對於死多麼「寫意」。

此外有一個被中印公路東段警備部司令黃琪翔下令槍決的隨行副官，罪名是捲鉅款潛逃，當被押赴刑場，他要求須在保山保岫東路飯館飽吃一餐，否則不願就刑；另一個被槍決的張姓盜犯更妙，臨死前還拜託押解他的警衛們道：「請把我下跪的四周石頭瓦塊拾乾淨，免得倒下去不大舒服呀！」

假裝糊塗

糊塗，也就是顛頂，辨事不清，識人不明，便是糊塗够了格。不過糊塗也有真假之分：真糊塗是上帝造就的，此之謂先天性，與生俱來；假糊塗是人為的，為了應付某種客觀環境不得不爾。所以真糊塗才是成色十足的糊塗，假糊塗呢？不是糊塗而是絕頂的聰明——公然在運用製造糊塗、利用糊塗、統一糊塗而「辯證」的那一套，可以「裝豬吃象」。

楚莊王分明知道只要點燃了燈就可以查獲沒有帽纓的將軍，便是調戲王姬的妨害風化份子，可是他偏裝糊塗，叫大家都摘了纓才亮燭宴樂，使犯罪者安全無恙。東漢光武曾將他的某些部屬

與敵人王郎私通情報的文書全盤到手，可是他裝作糊塗，統通焚燬，使私通者逍遙法外。三國時魏之司馬懿本來是神清氣爽，可是一聽見他的政敵曹爽派員來看他時，便假裝病得糊裏糊塗一般，連青州也聽作并州了。宋呂端每治小事，無不糊塗，要不是宋太宗抖出他的底牌：「端小事糊塗，大事不糊塗」的話，誰也不知道他在裝糊塗呢？——以上四例，楚莊王為的是買活將士心而裝糊塗；光武是「安反側於萬物」而裝糊塗；司馬懿是鬆懈政敵防範而裝糊塗；至於呂端是棄小而爭其大，退一步而進三步的裝糊塗，莫不是「有所為而為」的裝糊塗。

據傳漢相曹參也是假糊塗的好手，當他做齊相時，盜賊遍野沒有管着，終日在夢鄉裏過日子，史稱「臥治」；等到做起全國的丞相時，每天下午在相府和僚屬飲酒行樂，漢惠帝責問他，當即答辯一番，認為「天下大定，應和人民休養生息，不要節外生枝，以不勝其煩的法令困擾民間，滋生爭論。」彼時彼地，竟由是「無為而治」。

唐太宗的駙馬係郭子儀的兒子。某天他的公主曾被子儀之子毆打，在郭令公「綱子上殿」請求處分時，他竟自裝起糊塗來對郭說：這是他小兩口兒的爭吵，「不痴不聾，不作乃翁，莫去管他。」休小覷這麼一裝，會使君臣相安無事，獲致「天下」太平呢！

一根扁担打天下

扁擔，係負荷重物的工具，有以木製的，有以竹製的。提起牠的資歷，算得是老太婆的棉被

——蓋有年矣，所以牠是從事勞動不可或缺的工具，從樵夫的負薪，旅行者的肩挑行李，農夫的負荷農產品，工人上工地的運輸磚瓦泥沙，以及軍隊行軍的力伏隊，供應飲料的挑水伙……莫不唯牠是賴。還有，扁担在人們採取自衛行動的時候，可以派上當作武器的用場。常常看到鄉里結隊械鬥，除了真刀真槍之外，也有很多手持扁担參加「戰鬥行列」的「鬥士」。假如搗竿而起的陳勝吳廣，要是沒有扁担當兵器，僅憑赤手空拳，或者竹竿木棍，一定不會像扁担的得心應手；何況他們是跋涉千里前往咸陽去應徵的民夫，除了挑東西的一根扁担外，還會有什麼長物？由此可見，扁担之爲物，可藉以糊口，亦可用以防身，我在幼年的時候，曾看到過一位遊方化緣的峨帽山伏虎寺的和尙，全憑擔行李及募化所得一袋銅板的扁担，道經西昌瑤山，和攔路劫搶的保族盜匪搏鬥，公然將他們一一制伏。又在抗戰時我在保山，曾歡晤了一位在家鄉省中縣中同過事的童訓教官李君，他率領了一個大隊（營編制）

的人力運輸隊伍參加反攻騰龍行列。他說，他的任務係憑五六百根扁担去執行，挑了不少的軍用物資，走遍了川滇康黔桂。我稱道他：「鐵肩担道義，扁担見英雄。」真是恰如其分。

扁担既對人羣有如此重要，可是人們對牠不僅「秋扇易捐」，而且視同「夜壺」，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。尤其「認爲」牠不足以登「大雅之堂」，最好使之「向隅」，以免有礙觀瞻。因之，農業社會時代，每逢春節除夕，小康或富有之家的廳堂裏，常將度量衡及計算工具，封着紅紙

，高高在上的供奉起來，不是尺上貼「規矩準繩」的紅條，斗上貼「日兌斗金」的紅方塊，便是秤上貼「運轉鴻鈞」，算盤上貼「黃金萬兩」，沒見「勞苦功高」的扁担亮過相。

可是，也曾有一個例外，係昆明萬鍾街某大礦商的巨宅，他當時富甲一方，住居一連五進，以其公司營業亦在其間，便門完常開，從街上可望到最後一層。這幢巨宅的第三進過廳，陳設了一根扁担，披紅掛綵，經年如是。據說，他靠過牠生活，奮鬥中時刻不離，才能以挑扁担與大家，立大業。以是，他飲水思源，將牠奉若神明，倒不計較什麼貧苦挑扁担的出身，會受人「輕視」。假若扁担有靈，應當聊以自慰。

古之跳槽

現在「跳槽」似乎在與大眾接觸廣泛的電視界很「熱門」，說起了跳槽，便想起了星星。其實，古今中外三百六十行的跳槽事夥矣，並不限於目前的電視圈子。

戰國時的名將吳起是跳槽的頂尖人物，魯一跳，將於魏，魏一跳，帥於楚；與漢大功臣韓信、陳平也是跳槽的名角，從項羽的槽跳到劉邦的槽；光武中興時伏波將軍馬援是從隗囂那兒跳槽過來的。這些人物，自跳了以後，鴻運高照，名就功成，以「成敗論英雄」的社會，不是稱道他們棄闇投明，爲識時務的英雄，便是讚美他們爲擇主而仕的良臣。至於三國時的魏延，雖與他們的跳槽彼此彼此，但却採取了另一種姿態，因之，萬年遺臭，一提起他便聯想到「身有反骨」，這大概由於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大筆「栽培」才

會如此罷。

跳槽並不一定不是壞事，但也不見得一定是好事，「水往低處流，人望高處爬」是率自然之性；「飛上枝頭做鳳凰」是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；應該說它是有志上進，是好而不是壞，不過要是賣主求榮的跳，抑或心懷不軌的跳，跳到損人利己，以至害人終害己，便不能說它是好事了。那麼究竟跳槽好還是不跳槽妙呢？有些人認爲須視所處境況，須有良好動機，楚項羽既不禮賢下士而且恃一己勇力，韓信、陳平便不能不跳槽他去；魏囂既是扶不起的「阿斗」，馬援便不能不歸依光武，替他一統山河；吳起既被魏王猜忌，隨時有性命之虞，只好「跳槽」楚國去建功立業——都是實逼處此，並無不合。至於魏延一度從劉表處跳依長沙太守，二度殺了舊主韓玄而跳到蜀漢，以致第三度遭到「魏延反，馬岱斬」的下場，爲什麼？跳槽的動機不良，惹火燒身。

走爲上計

「一走了之」，照「三十六計走爲上計」說來，應無不合。不過「卅六計」究竟包括了些什麼計策呢？說來也奇怪，找遍了辭匯、辭彙、辭源、辭海，以及許多國語大小辭書，甚至某君等主編的「中華大辭典」，只找到「卅六着走爲上着」，「卅六計走爲上計」兩條，其他的卅五計便不提了。可見所謂「卅六計」、「卅六着」係形容其多也，有如「三百六十行」之言職業繁多一般，假若硬要列舉三百六十行的每行每業，不繳白卷才是怪事。因此筆者以爲「走爲上計」，

也就是「一走了之」，是一句具有諷刺意味的口頭語，意思是說，「不管什麼錦囊妙計，縱使多到卅六項，結果是紙上談兵，頭頭是道，一旦面臨險境，不如一走了之。」是嗎？

可是舞文弄墨的人士，倒也不甘寂寞，曾將列國志演義、三國志演義等以及稗官野史所會記載的一些計策，湊合了卅五條，加上「走爲上計」，一共卅六條，很多報紙的副刊曾發見過幾次，是否正確，不得而知，茲僅就記憶所及，「依樣葫蘆」，據說：卅六計係——圍魏救趙，假道伐虢，暗渡陳倉，破釜沉舟，金蟬脫殼，唱沙量籌，調虎離山，驅虎吞羊，釜底抽薪，移花接木，過河拆橋，坐觀虎鬥，遠交近攻，番犬伏窩，瞞天過海，兩面三刀，以逸待勞，聲東擊西，推波助瀾，挑撥離間，一石二鳥，滅灶增兵，移燈就枕，見風使舵，借刀殺人，巧獻連環，裝神弄鬼，欲擒故縱，先聲奪人，出奇制勝，明棄暗取，各個擊破，雙管齊下，虛張聲勢，八面埋伏，走爲上計。

假如以上卅六計果然如此不虛，那麼除了「走爲上計」之外，無一着不狠，也無一着不毒，正是「運用之妙，在乎其心」果能如此這般，便無敵不摧，無攻不克。然而只想得出，說得出而做不出來，倒不如「走爲上計」。可不是？古今中外的智囊、狗頭軍師，難道不是「假主意」行之不通，一走了之嗎？

舍己耘人

「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」，放下自己的莊稼不做，反去幫別人耕種。假若是存心捨己爲人，

又當別論，可是這句話的涵義，是說一些人不務正業，旁鶯蕩志呢。

不務正業，起碼連自己的事也做不好，捫心自問，「盡己之謂忠」，試問對本身所事繳過盡己的卷沒有？雖然個人心中有數，良知發見，不會不有點那個吧？固然每日三省的很多；然而這一類的角色洵屬不少。

記得當年滇西，中外大軍雲集，某機關某外事主任就是不折不扣的「不務正業」，「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」。

某主任英國某大學高材生，一口流利的英語，一筆暢通的行文，以他來充當外事工作，也就是現在所謂的公共關係工作，恰如其分。無如他不務正業，所做公共關係的工作對象，不是英美的盟軍部隊，而是該機關的同仁眷屬，不是某台長的太太，便是某團長、處長的夫人。由於他爲人忠厚，舉止也光明正大，便獲得這些太太的先生默認，常在辦公時間藉故「外事」去和他們的太太座玩牌。他很湊趣，一個人參加三位太太的場面也好，或是約兩位先生去找一位太太湊一桌也好，無不照例奉陪，有局必到，以一個放着正事不幹，天天去縱情牌局，雖然討得太太們的一時高興，日久自然厭生，被人看得「傻氣十足」，說得不好聽點，便是「窩囊」，所以他在牌桌上便常被太太們「吃豆腐」，成爲開玩笑的對象。

某日恰逢他一家大輸特輸，三位太太通贏，正當他一肚子悶氣的會兒，有位太太揶揄道：「今天好比演了一齣戲，」「什麼戲？」另一位太太問。她答道：「三娘教子，」輸了錢給三位「女

士」，還被佔了「三娘教子」的便宜，真令他此恨難平，時圖報復。他想了許多「三」字起頭的戲名，以牙還牙，但總沒找到適合的。有如「三堂會審」，那裏去找三角「男生」對一角「女生」呢？「三英戰呂布」、「三箭定天山」、「三巧掛畫」、「三氣周瑜」、「三顧茅廬」……越想文越不對題，竟使他裝滿一腦子的三、三、三，連運用在打字機上的手指也受了感染，三藩市的 SANZ 字後面多打了一個 CH，謝謝你的「HANK 打成 THANKOO，一望便是「三氣藩市」、「三顧你」。被核稿的主管一見之下，看得莫名其妙，大動肝火。

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及購買
合訂本請將書款交存附近郵局劃撥
一四〇四四帳戶，或寄郵票交台北
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即可收到
書刊。

編輯部啓事

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，日有數起。惟有許多稿件，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，因此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，詳細參閱稿約，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，輕鬆自然，幽默雋趣；來稿以六千字爲限。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。）